



沪苏通大桥 ©彭常青

留在心里的暖从未远去

◎徐国华

玉兰
一瓣

听闻南通市原副市长马汉坤与世长辞的消息,我的心瞬间被悲伤填满。那些年他心系群众、为企业纾困的往事如潮水般涌上心头,尤其想起他在新坝绳网机械厂奔波的日夜,更觉这位老领导的身影从未远去。

20世纪90年代,我担任新坝绳网机械厂厂长。那段日子,工厂的困境至今想来仍让人揪心——没有流动资金,找不到原材料渠道,生产时断时续,“开一天停两天”成了常态,职工工资发不出来,人心浮动。作为厂长,我整天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却始终找不到破局的办法。

转机出现在1990年5月11日的清晨。那天,没有任何提前通知,没有前呼后拥的陪同,时任南通县县长的马汉坤下了车,径直走进了工厂车间。他没先找干部谈话,而是走到机器旁,仔细察看设备运转情况,又俯下身子和操作机器的工人拉家常,问生产、问难处,每一个问题都问到了大家的心坎里。

车间主任慌忙给我打电话时,我还下意识以为是来谈合作的“客户老板”。直到电话那头传来平静却有力的声音:“我是南通县县长马汉坤。”我才猛然反应过来,急匆匆往厂里赶。等我跑到车间,却见马县长早已让秘书通知了银行、工商、税务和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就在车间旁的空地上开始现场办公。

“解决促产金6万元。”当马县长说出这句话时,语气坚定,掷地有声。在那个年代,6万元不是小数目,对濒临倒闭的我们来说更是救命钱。这笔钱像一场及时雨,顺着工厂的“血管”流遍每个角落——我们买了原材料,恢复了连续生产,拖欠的工资慢慢补上,职工们脸上重新有了笑容。那时我总觉得,工厂就像一艘搁浅的船,而马县长就是为我们寻求“活水”的人。

没过多久,马县长又一次“不请自来”。他没说一句客套话,见面就问:“工厂现在怎么样?还缺啥?”当听到“一切正常,生产稳住了”的答复时,他紧绷的眉头舒展开,脸上露出了真切的笑容。中午,他执意要留在厂里食堂吃饭,没有单独开小灶,就和工人师傅、技术人员围坐在一张桌子上。那顿饭再普通不过:一碗红烧肉、一盘烧

饼炒韭菜、一碗炖蛋,可马县长吃得格外香。他边吃边听大家聊生产进度,问家里的难处,没有半点县长的架子,倒像邻里间串门的老大哥。食堂里的笑声混着饭菜的香气,成了我记忆里最温暖的画面。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资金的难题刚解决,原材料短缺又成了新的拦路虎。我把这事跟马县长一说,他没半分犹豫,当即表示“这事我来协调”。那段时间,他四处奔走,最后直接联系了化工部的领导,一遍遍说明工厂的困境,恳请帮忙协调原材料。化工部领导被他务实和为企业办实事的诚意打动,最终协调扬子乙烯为我们解决了部分原材料。当我带着工人用笤帚一点点扫起那八吨塑料粒子的下脚料时,眼眶忍不住发热——那不是普通的塑料粒,是马县长放下身段“弯腰”为我们争取来的生机,是他把群众的难事真真切切当成了自己的急事。

马县长对工厂的关心让我心里过意不去,过年时,我揣着两条“茶花”烟和一盒茶叶想去感谢他,可这份心意却被他让秘书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为官不贪一针一线”是底线。后来,他生病住院,听说一天要吃六只鸡蛋,我就带了一点小米和鸡蛋去看望他,这次他却欣然收下了,没有推辞,没有距离。那一刻我才懂得,他拒的是攀附的“礼”,收的是真心的“情”,在他心里,群众的牵挂就和家人的心意一样珍贵。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与马县长、马书记、马副市长结下了深厚友谊。

2020年,我爱人突发疾病去世,那段日子我陷在悲痛里无法自拔,觉得天都是灰的。可让我没想到的是,已经退休的马副市长携夫人专程赶来吊唁。他没说过多安慰的话,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静静地陪我坐了一会儿。可这份亲自登门的惦念却像一束光,一点点驱散了我心头的阴霾。

今年5月11日,马副市长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还不忘给我打电话,问我企业的发展情况。在这位老领导的心里,从来都装着百姓的悲欢——不只是工作上的帮扶,更有生活里的体谅。

如今,马汉坤这位老领导已驾鹤西去,可他留在车间里的足迹、食堂里的笑声、群众心里的温度从未远去。

满江红·致敬“九三”阅兵

◎洪善宽

浩荡长街,正铁甲、惊雷喷薄。看阵列、山河气概,吴天鹰掠。金水桥前寒刃映,红旗影里雄风作。震寰宇、是虎旅声威,冲云岬。

卢沟月,犹照整。金陵血,终凝鐸。忆往日烽火,放眼今昔。

重器凌空横禹甸,宏图盖世卷寥廓。待来日、看逐梦新程,飞龙跃。

紫琅
诗会

青桐树下的思念

◎吴有涛

睡梦中
我又一次见到那高大的青桐树
翠巍巍地伫立在老屋后
我轻轻触摸着那心形的叶片
仿佛触摸到爷爷温暖的掌心
风过无痕,爷爷的笑声在耳边回荡
枝影婆娑,叶声沙沙
仿佛在叙说那些过去的故事

爷爷少年时亲手栽下这棵青桐树
相互陪伴着,一路成长
青桐树曾经听见
爷爷迎娶奶奶那天喜庆的鞭炮声
青桐树常年目睹
爷爷牵牛耕作,插秧播种,挥镰收割
青桐树见证了
那一条条皱纹是怎样爬上爷爷额头的

树下,爷爷席地而坐,讲述陈年旧事
树下,爷爷笑谈古今,感叹世态人生
树下,爷爷与老牛对话,喜说当年收成

树下,爷爷含饴弄孙,乐享天伦之趣

我静静地回忆爷爷当年的训导
“成用不可废”
“吃不穷穿不穷,打算不到一世穷”
……

那些教诲,似青桐树躯干样硕壮
那些智慧,如青桐树枝叶般丰茂

青桐树的坚忍,挺拔,是爷爷的化身

战乱年代强盗打劫
爷爷的身躯被严重摧残
双腿像两段布满瘢痕的老树干
每走一步都是那么艰难
但是,只要不是用腿劲的农活、家务
他一样都没有少干
岁月的风刀霜剑
未能削减爷爷对子孙们的慈爱
粗糙的手掌像厚实的土地
捧起生活的辛酸苦辣
给子孙带来甘甜

岁月如流水
爷爷早已化作天上的星辰
青桐树也随后升腾成一缕青烟
阴阳相隔,思念绵绵
我们只能在梦中相见

沉默的父爱

◎葛建华

父亲节那天,我出差在千里之外的西安,电话中父亲爽朗地告诉我此刻正在和邻居打牌,妈妈的血糖值6.7,血压很好,一切放心。父亲匆匆挂了电话,他心中压根儿不知道那天是父亲节。恰如冰心所说,父爱是沉默的。

父亲今年85岁,身体硬朗、思维清晰。虽然他不识字,所有的日常全靠他的记忆。张家的人情、李家的红白事均由他亲自操办,从不遗漏错落。

年轻时的父亲总被我性格刚强的母亲责备。骂声还在回荡,父亲已经肩扛岁月、脚踏晨霜。乃至在我幼小的心里,家庭中的男人就应该是这样的修行。

父亲总是生活在怀才不遇的褶皱里,年轻时,他用渔船丈量过浩瀚海浪,用运输船在狭窄内河和滚滚长江水中遨游。中年用拖拉机在江西山里伐木,也犁开过家乡贫瘠的海滩盐碱土,铜匠锤敲打金属回声里藏着左邻右舍的羡慕。但这些故事

并没给智商过人的父亲带来丰厚收获,只在他记忆的时光里永恒流转。现在父亲的日常除了种地应付四时农忙,就是照顾我行动不便的母亲,每天定时给药、测血糖、买菜、做饭、洗刷、收拾。无论星月明暗,他每日俯身为我母亲洗脚换扶,耳边还是伴随着她那熟悉的唠叨和责备。

我的父亲不善言辞,却把山一样的责任藏在粗糙的手掌里,藏在默默的付出里,纵若千般苦累,隐于笑靥。我从未对父亲说一句:我爱你,父亲!但在我的心里,这份沉默的父爱如伞,温煦如风,厚重而坚实!

尼采说:“当一个人走过一座吊桥,父爱就像是吊桥边的扶栏,可能永远不需要倚靠,但是如果没了他,没有人敢踩上那座吊桥。”不管生活多艰辛,无论前路多泥泞,只要父亲在,我们的安全感就在,我们家的幸福就在!只想真心地道一声:愿天下所有的父亲健康长寿!

心窗
片羽